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卷九

德清俞樾

四鑄銅人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銅人凡四鑄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此秦鑄也漢靈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列蒼龍元武闕外此漢鑄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後石虎使牙將張彌徙洛陽鐘簴九龍翁仲銅駝飛廉入鄴苻堅又徙鄴

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此魏鑄也夏王赫連勃勃鳳翔元年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時當晉義熙九年入長安在義熙十四年則銅鑄猶在統萬此夏鑄也此條言鑄銅人事最備故具錄之然漢靈帝鑄銅人在洛陽不應在長安長安承露盤銅人乃漢武所爲也則漢鑄銅人有二而銅人凡五鑄矣

又按漢書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史記正義引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則翁仲之名非自魏始

又按史記正義則石季龍所徙之鄴者卽魏時留霸城之銅人後又爲苻堅徙入長安而銷之是此銅人鑄於秦地仍銷於秦地且已爲董卓毀其十後來所徙者止兩銅人矣

中國財用耗於夷狄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自漢以來中國財用耗於虜東漢爲甚袁安封事云漢之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向來議者但怪遺契丹之數多而不知漢之費尤甚

宋代國用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略相當元豐中曾子固請歲省三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畧然言節用似當倣此可以得實效

宋時歲幣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注云紅絹十二萬匹匹重十兩浙絹八萬匹匹重九兩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索作難所需如欲方始通融注云自初交至結局通支官吏

賞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棉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銀六百二十兩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在外又貼耗銀二千四百兩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一千兩銀一萬兩綵緞一千匹又有腦子香茶等物按宋輸歲幣爲金人需索抑勒固不可爲國矣然約計之大約亦不過數十萬而已若乃無歲幣之名而以我有用之財易彼無用之物其數或相倍蓰是可爲長大息者矣

明代用物

明王鏊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二十二萬其餘可推也

又云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宏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預買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始於此按王安石青苗之法似本此意日知錄有豫借一條極論其弊亦未知有此事也

納錢度僧道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按此則鬻度牒始於楊國忠也

又云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馬坂此雖非鬻度亦計人數歛矣

明制僧道額數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宗伯倪岳疏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

一百四十五縣其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其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其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匀京中一年歲用之數

唐制有大斗大尺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為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

斗外更增三升按旣定斗尺之制不知何以又制此大斗大尺也演繁露又云通典叙六朝賦稅而論其總云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是唐制已大於六朝多矣又有大斗大尺之名此亦古今之異也

演繁露又云今官尺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予嘗怪之葢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則凡横度及百黍爲一尺此尺旣定而尺加二寸別名

大尺鍾律冠冕之類則用秬尺內外官私悉用大尺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爲一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爲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卽用唐秬尺爲定邪不然何官府通用省尺而紬帛特用淮尺也以此說推之宋之官尺省尺皆卽唐之秬尺而淮尺則唐之大尺也若京尺則又比唐之大尺加二寸矣

明光祿寺買辦價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洪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

今後光祿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如肉果之類及諸項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辦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賣物之人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按此可見明初定制之善及其後則官價少於民價矣

聽民自賣茶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馬殷據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殷從之按日知錄論行鹽引松江李雯之說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而井及宋嘉祐中著制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請

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謂其說可通於

鹽課今觀程大昌此條則固前人已行之法也

貫似道造關子

元劉一清錢唐遺事云景定甲子賈相當國造金銀見

錢關子其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

兩傍各一小長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之上列爲寶蓋

幢幡之狀目之曰金幡勝以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爲號大兵下江南如入無人之境人以爲讖

下馬錢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令狐楚傳始忭鄆帥每至以州

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卻不取此即今世郡守下馬錢也

又云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天下州郡自有規制自今後應刺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

按下檐什物即下馬錢也以乘馬言謂之下馬以坐檐子言謂之下檐彼時到任去任皆有規制足見法禁之寬

又按下檐者謂下檐子也唐書車服志開成末定制宰

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元人事物紀原者不知作有檐子一條引舊唐書輿服志而云唐乾元以來始用兜籠代車輿疑自此又爲檐子之制也其字皆作檐不作擔他書往往作擔何歟

演繁露云唐會要三十卷曰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其字亦從木不從手

唐代路祭之感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元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

衢設祭有假花假果粉人麪獸之屬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窮極技巧大曆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范陽祭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經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於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其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衞州大河中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繹析諸方并管内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

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

康乾陵防盜之法

宋程大昌考古編云史載溫韜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此不可曉嘗記唐人有一書備載乾陵之役每鑿地得土一車卽載致十里外換受沙礫以回實之方中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沙壅之此防盜之巧思也沙礫散燥不相粘著非盡徙而他之雖欲取徑闕隧無由而可故雖有劇盜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遂從詩神之其實不然也

唐時士大夫聽畜絲竹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天寶七年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員淸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畜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式覃中外按此事不見於唐書亦徵唐政之荒也

宋時官妓

元徐大焯燼餘錄云朱三官者周二娘之女故世家也宋末沒入官故事官妓歲選十人各給身資十千五年期滿歸原家本官擕去者再給二十千軍妓以句闌妓輪值之歲各人值一月後多斂資給吏胥購代者於是

軍伍掠婦女誣爲盜脊官司録罪孥及於良家婦之候
理者固有宋第一粃政二聖北狩始議革除按宋時官
妓名家詩集中往往有之不知當時之爲虐至此也
燼餘録又載一事云道君晚年得茯苓千枚於宮樹下
皆成人形北狩後宮親戚貴編管家奴軍妓外后妃等
千三百人皇子等二十人肉袒於廣門外披羊裘及腹
繫二氈條於手二聖引入慢殿行牽羊禮宣赦肆赦二
聖受爵服出有頃出鄭朱二后歸第已胡服出婦女千
人賜禁近猶肉袒髮髴賜茶羣貴悄景見普天同憤録
后妃之貴至於袒露人前或亦粃政之報乎普天同憤

錄乃宋人李茂苑著其孫美臣又集金人亡國事作晢天洩憤錄二書亦有國者之殷鑒也

明時籍婦女入教坊更虐於宋之官妓明内臣王永章載莊烈帝諭袁妃云我朝以大臣子女罰入教坊究是虐政旦夕賊至汝等將奈何又載三月十八日投闖内監杜勳申之秀入見出僞書云大順皇帝諭限十九日子時以前具表投降以公主及張后等十九人照單一一獻出須知天道循環洪武待順帝宮眷何等淫毒永樂待忠臣眷屬何等慘傷事有成例爾當平心嗚呼出爾反爾一至於此亦可鑒矣

唐火禁甚嚴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唐火禁嚴其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吳元濟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平蔡遂弛其禁而中朝之法亦嚴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禁采煤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即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爲異耳南中往時絕無一二市猾勾黨開采靑山白石悉遭殘賊近始禁之亦

快事也按此則　國初曾禁采煤矣或專指南方而言也

禁屠狗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𨼆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按此禁甚爲可笑若然使人主生丑年未年祭祀當不得用牛羊矣

茶香室四鈔卷十

德清俞樾

三教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唐書藝文志有衛元嵩齊三教論七卷隋書李士謙傳答客問三教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說三教之稱始此金石萃編云始見唐比干公

三教道場文誤

又存拙齋札疏云北周書武帝紀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佛爲後又韋敻傳武帝以佛道儒三教

不同詔負辨其優劣負著三教序奏之三教之稱當始此按此亦羅氏說乃自正小箋之誤也

師尙父與爵齒德對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有士人投啟事於眞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北宋人材多出江南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人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

楊叔姪以詞章進才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魏平爲一世龍門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眞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

張忠定前知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張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出一書封角付僧云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愼不可私發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持書具陳凌集從官其開之乃忠定眞容也其上有手題曰

詠嘗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於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

邵堯夫前知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予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屣出迎延入說話終日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棐雖敬聽之不曉其意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謚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謚議乃始恍然悟世以比郭景純之

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又云温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
三間某年某月當倒此三間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温公
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稿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
省所說視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
滕達道謔語
宋吳坰五總志云滕達道帥真定朝中送詩者數十人
臨行啟之曰某以糧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如
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此雖一時之善謔要
之非盛德事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愼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滕語意卽本此

徽宗與諸王屬對

宋蔡絛北狩行錄云太上皇雖在蒙塵每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令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淸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對云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

嘉祐四友

宋徐度卻掃編云王荆公司馬温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談讌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爲嘉祐四友按荆公温公僧坊談讌安知異時事變一至於此乎是亦可歎也

秦檜請定趙氏狀

無名氏大金弔伐錄載秦檜狀云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准元帥府指揮如別有異見具狀申者云云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狀按王明淸揮麈餘錄言秦檜靖康末議狀乃監察御史馬先覺之文檜爲臺長故列於首耳余已錄於三鈔

卷八矣乃讀大金弔伐錄則此狀止檜一人列名且已致仕非以爲臺長故首列也弔伐錄所載皆故府案籍排比年月具錄原文當屬可信又載元帥府要秦檜懲斷又載吏部尚書王時雍狀言前中丞秦檜已發遣赴軍前則檜請立趙氏不得謂非一時義舉揮麈三錄以王莽比擬較餘錄爲是也

吳歌破敵

明朱睦㮮革除逸史云靖難兵次定州欲攻西水寨都指揮花英鄭琦帥步騎三萬援西水列營峩眉山下是時圍寨已久寨軍多南人天寒思歸會月夜文皇命四

面皆吳歌南軍聞之隕泣有潛下寨降者詰朝西水寨遂破按四面楚歌漢之所破項羽也乃有此事與之適相對應劭以楚歌爲鷄鳴歌不知此吳歌又何歌也

老叟報豐年

元吾衍閒居錄云昔有老叟垂黃髮容貌甚異捧一竹篋中有木佛經卷香鑪之類行且拜曰今年大熟每春即出秋至不知何往自是歲皆豐稔至元丁亥歲忽不出遂大水自後莫知死生歲亦不復前稔矣余祖母年七十餘云自幼見之形容亦只自此按此老叟惜不知爲何地人至元丁亥歲始不見則其人猶在南宋時也

余臬餘瀝

宋徐度卻掃編云翟資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祕書郎時俞尚書㮚亦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㮚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問昨日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

按餘瀝之語在當時必常言之故得以爲戲余嘗以此事對韓臬天寒膏硬事作一聯云俞㮚何妨酹餘瀝韓臬正合試寒膏

布被三千客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忠宣自入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

盛守陳以己奉作布衾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爲之語曰孟嘗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

吳下三厭

明馮時可雨航雜錄云有某郡守謂余曰子知吳下三厭乎山人詩卷與士夫干請之書僧徒募緣之冊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稱三黨山人譽於四方謂之外黨士夫譽於中朝謂之內黨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倚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爲助可稱上黨

左右中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云左右之尙各說家不一然觀前

漢百官表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則官次尚左與今同但中猶在左下右上今五軍都督府與各衞所則以中爲尊矣

拔張氏此說甚謬爵一級曰公士至二十曰徹侯公士不過異於士卒徹侯則得上通於天子是爵之等第自一至二十由卑至尊也左右庶長左右更皆左在前右在後則尚右明矣張氏反以爲尚左不亦謬乎惟不以中爲尊則與後世異

爾雅釋地先東方南方西方北方釋山先東岳南岳西岳北岳皆以中列東南西北之後

等人易得久

宋徐度卻掃編云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醜雖鄙亦甚有理按俗語以枳待謂之等不知何解觀此則宋語已然也

邋遢

宋郭若虛圖畫聞見誌云趙邋𨆪亡其名性質魯不善修飾故人號爲邋遢妙工畫虎按今人謂不自修飭者曰𨆪𨇋然𨆪𨇋本義齒相近也引申之則有細小之義司馬相如傳委瑣𨆪𨇋是也以爲不善修飾義已不近此作邋遢更所未詳矣

啞揖咄散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於廳下上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喏謂之啞揖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後列坐於兩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後皆書曰記諮而後引百司人吏立於庭臺吏自廳上厲呼曰咄則百司人吏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咄散然後屬官始再展狀如尋常參謁之儀始相與交談前此蓋未嘗語也案後判記諮恐猶是方鎮盡銜時沿襲故事記謂記室諮謂諮議不知啞揖咄散爲何義至今不改

余於續鈔卷七載暱撦謂是外國之俗不知宋時臺揚有此也

兩事相類有傳不傳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埋兒養親有郭世通郭巨二事巨事婦孺知之世通鮮知者見南史孝義傳札疏又云南史陶宏景傳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此又一畫荻事今人僅知歐陽文忠耳

蘭亭後會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東坡和陶詩再游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迥

呂謂吳鍔韋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有實
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按唐大歴八
年亦歲在癸丑

耆英續會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司馬光爲耆英會序云樂天
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
諸公繼而爲之再矣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今
考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罷相年七十七思
樂天故事欲繼其事會蜀寇起而罷其事當在京師至
和閒杜正獻公致仕爲五老會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

洛未詳後米元章九儒老會其事在吳名氏且未悉著

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爲耆年會凡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躅而過之矣又元豐初趙清獻守杭趙康靖自南都來年八十一共游湖山爲二老圖清獻時七十一程給事師孟守越又減清獻一歲嘗同唱和因增程公爲三老圖盛哉承平典型也

燕醴亭讌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司馬文正公在洛與諸故老游集相約爲行果實食品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子瞻在黃州復叙而爲三余兼取二者而參訂之戲以語客曰

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

瑞錦解和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西平王與張魏公不協德宗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內宴禁中出瑞錦一匹命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宋人小簡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舊說歐陽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然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東坡大抵相類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士大夫翕然從之

亦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刀筆集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葢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傳崧卿給事以氷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游淸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氷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邪一坐大笑

書簡呼字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

好事可不勉哉按此知宋人於後輩不輕以字呼之也

書問中名字並稱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白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於書問不可解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盧山遠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葢或有之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顔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

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

按字以表德不應自稱此說殊泥惟陳文惠書先名後字則不可解所引王逸少盧子先但可爲稱字之證不可爲名字並稱之證所引匡衡書當矣而顏師古又以爲後人妄作則不知陳文惠果何所本也

宋陳叔方潁川語小云昨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直書君復奉呈某人秀才此亦可爲自稱字之一證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郎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花書云者自書

其名而走筆成姸狀如花葩也按此知宋人簡牘其末本可不出名以花書代之則不作花書而書字亦無不可葢覶起處不妨稍從苟簡也

名帖

明張萱疑耀云余聞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今之拜帖用紙葢起於熙甯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郗愔遣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類何稱綾文又豈堪寸裂邪意東漢造紙之後簡札之制已爲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束裂去前

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今用七八摺爲全柬是後人積習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筯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其字草書葢眞蹟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

按此已錄入續鈔矣因未備故又備錄之明人七八摺全柬乃素紙并紅紙故其上又黏紅籤今翰林院官所用尚其遺制亦詳見續鈔

宋人名狀之式

宋呂希哲呂氏雜記云皇祐前舉人看謁皆用封狀面簽所謁銜其中細書云鄉貢進士姓某名某謹奉狀詣客次祇候某官伏惟尊慈俯賜鑒念謹啟月日鄉貢進士姓某啟未得解者稱應鄉貢進士舉四五年來止用名紙又不論曾預薦與不曾預薦皆卑稱進士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舊事門狀清要官見宰相及交友同列往來皆不書前銜止曰某謹祇候某官謹狀其入親在即曰謹祇候某官兼起居謹狀祇候起居不並稱各有所施也至於府縣官見長吏諸司僚屬見官

長藩鎮入朝見宰相及臺參則用公狀前具銜稱右某
謹祗候某官伏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此乃申狀非
門狀也元豐以前門狀尚帶牒件狀如前等語蓋沿習
之久後雖去而祗候起居並稱猶不改今從官而上於
某官下稱謹狀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銜
謂之小狀他官則前銜與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謹狀不
知有牒件狀如前謹牒七字則謹狀字自不應重出若
既去此七字則當稱謹狀以爲恭而反僭自元豐以來
失之也按此較呂氏雜記爲詳
大狀小狀及門狀之式余於叢鈔三鈔屢載之矣今得

此尤詳故又載之牒件狀如前五字未知何義老學庵筆記作牒右件如前謹牒似較明白古今事宜各異非注解不能通唐宋且然況三代秦漢乎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歐公在翰林學士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據此可見宋時士大夫往還通用門狀

空漏子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盧氏雜記云喪亂以來封書多以空漏子蓋古人封書皆實封令人用空漏子套書

葢始於唐掖古人實封不知其制如何也

嚴嵩拜帖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頟岳齋司農云舊聞嚴嵩當國時凡質庫能得嚴府一帖往候者獻程儀三千兩葢得此帖即可免外侮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猶藏此帖帖寫嵩拜二字字體學魯公大可五寸紙四邊不留餘地乾隆四十五年曾親見之按此可與奉聖夫人客氏名刺並傳矣

茶香室四鈔卷十一

德清俞樾

董仲舒春秋決獄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晉咸和閒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已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

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按仲舒所斷兩獄不引春秋何義以意揣之當是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故不重所生而重所養也然甲雖以子乙乞丙謂乙便可杖甲終是泯亂民彝不可爲訓余於隨筆卷九已論之矣

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

明周嬰卮林云胡元瑞丹鉛新錄云用修言唐薛仁貴

著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元瑞以爲別有其人非爲將者也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閒則非唐初將帥明矣按新唐書本傳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而世系云仁貴父軌隋襄城郡贊治又云仁貴名禮子訥相元宗墨池編碑文云云則所稱薛禮者正三箭定天山免冑示突厥之將軍耳其言天寶必訥爲其父追立之者覩仁貴討賀魯疏簡潔而盡事情又知西方得歲不宜用兵皆博學有文豈力田起家者所能暗解乎且薛氏望出河東無別支世系表有二嵩二朗二植二侃二溫二岸二戡

二巖二嶷二蒙二謌二華二承規三紹三岑三瓌三廣而獨無二禮二存貴則為一人無疑

按漢初傳易者有丁寬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然則名將談易此風古矣

明陳第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人初為學官弟子俞都督大猷召至幕下教以兵法起家京營出守古北歷游擊將軍亦明代戚俞之後一名將也而所著有伏羲圖贊二卷自序云易之作本於庖羲乃其圖析六十四卦而畫之豈惟奇耦易謅卽楮筆之具若後世猶病其繁且難也況太古乎且陰陽流行無有間斷乃斷析若此不

是明三極之妙于是以朱筆爲陽墨筆爲陰兩畫卽成兩儀四畫卽成四象八畫卽成八卦十六畫卽成十六卦三十二畫卽成三十二卦六十四畫卽成六十四卦倘於六十四之上各加陰陽則爲一百二十八卦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位皆不易也云云按今坊間所刻朱子本義首列六十四卦橫圖卽陳一齋之法但變朱墨爲虛實以省套印之煩耳雖其說未免囿於宋儒之見然至今家有此圖爲童而習之者所必有之本但莫知其出於陳第耳余表而出之且足徵薛仁貴之精易不必詫爲異也

張遐論太極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陳士業復李司理書言檇李李君實日華雜著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然東漢張遐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嘗侍其師徐穉過陳蕃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益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也遐之言甚精切范史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於出

者每過孫子之祠曾不得一侑食之子弟誠得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

愚按張遐之論未得其詳若但據此數言則亦甚淺不過數衍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二語而已人人能言之謂開元公之學出於此宋儒固不服也惟徐穉下陳蕃之榻千古驚稱而不知當日更有從行之張遐是亦宜表出之蓋遐之論易未必可信而其人爲志乘所傳或非子虛烏有也

宋韓滮澗泉日記云陸元朗解釋太極曰太極無也豈

非太極本無極之意乎按此說則周元公所本也

趙彥衞論冬官不闕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周官其屬皆六十今有不止六十者蓋冬官之屬雜於五官中如染人等是也以是知冬官亦非全闕

按冬官不亡之一說實始於俞庭椿之復古編乃趙彥衞亦有是說考俞庭椿爲乾道八年進士而雲麓漫鈔序題開禧二年自乾道八年至開禧二年止三十四年則趙彥衞猶及與俞庭椿同時或稍後之而不引其說是未見俞氏書而其論適與相同也

王元美考定大學

明王世貞讀書後有考定大學頗有條理今畧記於後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國治而後天下平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至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至此謂知之至也按如此則先釋三綱領次釋八條目先後秩然自知止至知之至也即是釋致知格物不必更補似較朱注為無弊也

論春秋始隱不始惠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惟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

明儒有不信古文尚書者

明鄭瑗井觀瑣言云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豈有

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泰誓謂己有天命四句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却艱深何也古文尚書至東晉梅頤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沈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孔壁所藏之舊矣

按古文尚書之僞朱子始發之而趙子昂大暢其說而其書不傳詳見叢鈔卷一鄭瑗字仲璧成化辛丑進士則尚是明中葉時人而能見及此是亦本朝攻古文尚書者之先河也

經典中雜南北音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北人音也金作贖音贖音樹亦北人音也今河朔人謂肉為揉謂贖為樹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祝藥劀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為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為呪

傳注誤引經文

國朝何琇樵香小記云書釐降二女于嬀汭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詩騋牝三千朱傳引禮記曰問國君之富

數馬以對禮術有序陳氏集說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今本皆無此文

愚謂此尙屬記憶之偶疏最不可解者莫如駟驖篇正義矣駟驖篇有六轡在手句正義曰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按大叔于田篇但有兩驂如手句並無六轡如手句孔氏於彼疏云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其文甚明此處乃誤作六轡如手相隔不過四卷不一檢閱何其外歟

古人注書不嫌重複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宋高似孫史略譏顏師古注漢書訓詁重複者甚多往往再見於一版之內玉案此古人注書法也試以毛詩鄭箋言之板詩及爾同僚下既云及與也於及爾游衍下又箋抑詩無不柔嘉下既云柔安也於輯柔爾顏下又箋康成注禮如此者亦多

都都平丈我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曹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迥百餘篇皆嘲譃之詞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爲都都平丈我元寵題梁

仲叙所藏陳坦齋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蝨衆雛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按此語至今流傳末經趙甌北集中曾用之今乃知宋人固以入詩也

異於白

宋邢凱坦齋通編云淳熙間隆興解試小經題身中清異於白按孟子異於白馬之白也合作一句謂馬之白吾從而白之亦猶白人之白耳邢氏此說蓋以出題為誤然愚謂古書有一字重讀之例異於白三字自為句說詳羣經平議此題可證成余說

古太元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許樞密崧老云予與長睿父見古太元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録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録借予而卒又云念經之幾絶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而共顯之云云古太元必范望以前之本猶易之經傳各自爲篇者今雖不存而鈔撮以復其舊亦自不難耳許崧老名翰長睿父即黃伯思也

太平御覽異說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録云陸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最多於是設六館修三大部書三大

部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又修廣記五百卷永樂靖難後修永樂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詔諸儒編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藥普救總賜名曰太平御覽若冊府元龜一千卷乃眞宗編集也文裕所考或未確乎

按陸文裕以冊府元龜爲太宗朝所修誠誤孫氏之說亦非也太平御覽一千卷至今猶存人人知之若如孫說則太平御覽共三千五百卷未之前聞

太平御覽初名太平編類此云太平總類或是編類之

誤宋藝文志有賈黃中神醫普救方一千卷此云神藥普救必即此書也總之李昉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志入類事類宋白文苑英華一千卷入總集類李昉太平廣記五百卷入小說類賈黃中神醫普救方一千卷入醫家類四書分別部居乃合而一之失其實矣

羣書百考

元吳師道敬鄉錄云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所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俊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考索盛行而百考鮮有讀者矣又云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爲卓約二十卷拔至今章氏山

堂考索猶存傅氏之書實章氏之先河阜約之書爲考索之精騎惜皆失傳矣

韵府羣玉遺漏

明曹安讕言長語云韵府羣玉收之博矣如足字欠管幼安濯足栁字欠青溪栁二字尚失之他可知也

紹興稽古錄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京師人家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代古器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又模其款識而考訂之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家所收者或在按入知有宣和博古圖不知有此錄

湛然居士西游錄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耶律文獻公子中書湛然居士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錄述其事按　國朝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地理類有耶律楚材西游錄不著卷數即此書也長春眞人西游記世人多知之此書則知者頗尠

崑山編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唐人劉綺莊撰崑山編劉今古緗帙所積甚富嘗分類應用事注釋於下如六帖之狀號崑山編其書尚存按此必亦類書之佳者惜今不

可見也

雜書類書在四類之外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宏治五年大學士邱濬請訪求遺書上疏云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乞敕內閣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督同典籍與吏典班匠人等將書目按讐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開具奏報是明文淵閣書雜書類書各自爲類在經史子集之外也

韓退之自定韓子

明曹安讕言長語云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

子按不知此二十六篇爲何篇今亦未知斯言所出

韓昌黎文稿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長安安信之子允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卷重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

歐書漢史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按此須天下之至寶也惜今不傳不知所書漢史是前後漢書否

宋景文唐書紀志稿

宋王得臣麈史云宋景文公始獨撰史將成文忠公分

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並行於世然景文亦自擬

唐紀與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宋景文唐書稿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宋景文公脩唐書稾用表紙朱

界貼界以墨筆書舊文傍以朱筆改之嘗見所脩韓退

之傳末云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塗之改云景星鳳皇

復塗之仍書泰山北斗

歐公五代史稾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淵材游京師十餘年南歸曰吾

富可敵國也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

歐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編

東坡文稿

宋費袞梁谿漫鈔云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稾改竄之處甚多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而臣等才有限於臣上字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皆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句好用兵句好聚財句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

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改作去小人
以陛下聖明若得賢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
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賢議論但
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
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
字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
恩報之心改作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
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
廷効于甘露憲宗勵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
乃悉塗去不用獲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

作古稱非要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沖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役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盡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倘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柔遠改作來遠按此等可見古人作意之處有益學者今取坡集校之治邊馭將之方不作治民與此所

改不合又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
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原本是漢文聞三字則
此一聯必尚有塗改處疑本作漢文聞頗牧之賢爲之
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以致中興費氏所錄尚未備也
第二篇與改本悉合

東坡論策眞本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王仲嶷字豐甫相國郇公之子也
東坡應進士舉到省時郇公知舉得其論與策二眞本
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雖稾亦結塗注一
其愼如此論卷爲道人梁沖所竊今所存惟策稿耳沖

在京師豐甫欲訴於官而取之

王荆公勸東坡修三國志

宋徐度却掃編云劉義仲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誤爲糾繆以示東坡坡曰往歲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豈能無小得失邪余不敢當荆公之託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按三國志已有成書荆公欲使東坡爲之不知何意豈荆公已有帝蜀之見乎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舒王言歐公令代詩人未有出

莫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

邵子之學得於江家婢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邵雍字堯夫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雍此學無所從授而心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攜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宋人藏書家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宋室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

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吾鄉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各不下數萬卷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按野語此條本言書籍之厄余則撮取其語耳

田郎萬卷書

宋吳炯五總志云山谷詩雖無季子六國印乞讀田郎

萬卷書田鈞荆州人藏書甚富山谷書萬卷堂以名其居按吳氏引此條爲今事對古事之證

何學士讀書法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温公爲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止校錯字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叟荅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温公所言學者通患蓋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爲讀書法

余記此事因憶故人李壬叔精算學以所著書見示余謝不解李笑曰何不可解之有但君未得讀法耳讀第一句未解不讀第二句讀第二句未解不讀第三句如此讀去不三日豁然矣余雖不能從然讀書之法固如是也

說理繁蕪

宋沈作喆寓簡云支道林說逍遙游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已矣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

集名相同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定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曰臨川驟見其名未免疑混愚謂集名雖易混然稱滄浪皆知爲蘇子美稱徂徠皆知爲石守道仍以人爲顯晦也

戴九履一 數語有誤

明徐㶿筆精引焦氏曰佛典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

字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愚按焦氏所引佛典不知何書以韵讀之作膝爲是余謂上五字是衍文本作縱横皆十而五居其室若作縱横皆十五則下句贅矣

巽若同岑句有誤

明周嬰巵林云馮惟訥詩紀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若同岑太平御覽作巽本同岑按巽本義已難通若字尤謬余以爲應作巽谷轉寫誤耳陸士衡贈馮文羆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景純蓋用其語

余謂巽峕不可解異本亦非周氏改作巽谷引陸詩爲證然陸詩但言出自幽谷不言巽谷也按潘黃門詩有云及子棲遲同林巽條與此詩意相似疑郭詩本作巽條同岑今作峕者廣韵條徒聊切峕徒哀切條峕並與徒爲雙聲字故聲近而誤也晉子夜歌不見連理樹異根同條起意雖不同亦其類也

建陽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時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即今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誤頗多近已亥閩中麟經題訛

至形之白簡宋時場屋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諠爭皆爲建陽書本所誤建陽本明初紙版尚精潔字細而行密類宋版式近人所藏宋版書多是明初建陽版不可不辨按建陽本即麻沙本互見續鈔十三

禁毁小版

宋戴埴鼠璞云今之刋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今巾箱刋本無所不備嘉定閒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毁小版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按此知刋刻小版備場屋懷挾之用自宋已然矣

阜綫標

宋龎元英文昌雜錄云夏英公家有阜綫標唐六典一部唐舊本也雖宋宣獻李邯鄲家藏書爲多亦無此本按今人所稱裱褙唐宋人謂之標飾說詳曲園雜纂三十六此云阜綫標即阜綫裱也

丁刻字

明徐𤊹筆精云趙承旨時鄱陽丁信可善刻字凡承旨書極喜信可鐫刻打搨他手不如也番君廟乾元寺二碑承旨所書皆信可刻今信可子孫猶日搨賣丁氏食此碑十餘世矣他人不得搨也按此事未知今猶然否

惜未得鄱陽人詁之也